

干净

名家走笔

◎孙武军

路过北斗河，不经意间，瞥见一只河道保洁船，船上一位身着橙色马甲的河道清洁工脸贴石壁，手在做着什么。走近一看，才看清他是在拔除河坎石壁缝间生长的野草。

清洁工是个中年男子，太阳晒得棕黑的脸，忠厚的面容。他认真地脸贴石壁，抠着拽着拔着石缝中的野草，这是很要费点力气的。他的工作职责是河道保洁，河面的塑料袋、饮料瓶、烂菜叶等等的垃圾物他要清除，他居然对生长在石缝间的野草也不放过。他似乎下决心要让这条河道非常干净，只有河水和石壁。

我想和他说话。真的。

我首先要由衷地赞扬他，说你工作态度真好。我说你完全可以只清除河面的杂物而不管其它的事。你是以自己微薄的薪水而给自己增加了额外的工作。如今，这样的人还有多少？人人都想多多地挣钱而少少地干活。如果没办法是多干活了，那就要大大地宣传，让全天下都知道。而你，根本没有想让什么人知道，你在认认真真地拔着河坎里的野草。有位伟人说过一句名言：“世界上怕就怕‘认真’二字。”这个“怕”，是说一认真了，会干出让人——当然是坏人害怕的大事。但如今，这“怕”字的意思与伟人的意思正好相反，它是怕认真让自己吃亏，不上算。人人都在混，得过且过，你那么认真，岂不是傻子？再说，你的认真，也没干出什么大事，不过是拔草而已。但我知道，这出自善良天性的认真，却是所有认真的本源。

我想和他说，说你可能是从农村来的。农民对野草有一种习惯思维，非要除之而后快。因为草是庄稼的死对头，而庄稼是农民的命根子。这个我非常理解。我也当过农民，稻子种下后要几次耘田，舟山方言称“摸六株”，插秧时是六株一排地种，耘田时也是六株一排地耘。耘田主要就是去除缠住秧苗的稗草，双手十个指头张开如耙子，沿稻秧根部摸耙过去，一面把泥耙松，一面拔除混迹于秧苗之间极易逃过的稗草，再将拔除的稗草团成团塞入稻秧根下，沤烂便成肥料了。三秋收割晚稻后，稻田周围要除草，锄头将田埂田头的野草锄下，然后带泥堆成一堆，中心掏空放入细木薄板之类的易燃物，点燃火，然后捂上带着大量泥土的草块。这堆草泥便会冒着缕缕青烟慢慢闷燃上几天，摸着外面的土块是热的。待泥堆冷却后，扒开，整个泥堆都变成焦黑焦黑的，土话称“焦泥灰”，是上好的肥料。说到这里，我都可以闻到焚焦泥灰时那种特殊的气味。

但是，现在是在一个现代城市中，在一个城市里，我对绿色的植物都有一种亲情，哪怕它是野草。有时见清洁工在拔除草坪中的野草，我都会觉得有些多余。更何况有这河坎壁上的野草。不管是风还是鸟儿带它们到这里，它们都是不容易的。卑微地生长在这石壁缝隙间，它们的苦与乐有谁能知？它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一点绿色，有时它们也能开出一些小小的淡色的花儿，这就是它们的幸福了。它们谁都不会伤害，一点也不妨碍什么。也只有你会去拔掉它们，它们真的不清洁卫生吗？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固有的思维？

我还想和他说一个故事。日本有一种喝茶的规矩，叫“茶道”。茶道的创始人叫千利休。有一次他对徒弟说，把园子打扫干净。徒弟就很认真地把园子里的地扫得一尘不染，连石龛石凳都光可鉴人。千利休来看，徒弟说干净吧。千利休说，你这不叫干净。徒弟懵了，问，那什么才叫干净。千利休不慌不忙地过去，将小径上的树丛轻摇了几下，几片叶子飘落到地面，千利休对徒弟说，这才叫干净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河坎上的野草就是这种干净，一种城市中难得的自然的风韵，你大可不必拔掉它们。过于人为往往做作而虚假，这其中就不干净了。而自然而然就是干净。最干净的河是长着野草或芦苇的河，而不是这寸草不生的用整齐的石头砌起来的河。

我说的这些东西，他很可能听不太懂。但他会憨厚地笑笑。我不会怪他。



遗忘辜负

随想曲

◎春晓

再次经过那个草莓园，不敢骑向路那边，不敢去看太阳伞下，怕卖草莓的园主远远认出我来。

去年冬天，我路过此处，突然想到可以向园主买几棵草莓苗。我那时正打算网购几棵草莓苗种着玩。网上的草莓苗，贵的十来元，便宜的两三元。园主的妻子，一个外地女人，用特殊的铲子，用特别的方法起苗，给我挖了二十棵苗。“嗨，那点钱别提了，送给你。这块地是准备留种的，多几棵少几棵不碍事。”女人说，“我们在这里没有亲人、朋友，本地人都不愿和我们搭话，跟你聊天很快乐。以后种草莓上有什么问题，尽管来好了。”无功不受禄，我非得给钱，她坚决不要，“……以后有朋友、单位里的人要买草莓，希望介绍介绍。”当时我想，有机会，一定介绍，这么好的人。

但是，我一直没有带过客人去那里。草莓刚上市时很贵，我自己因为手头紧，很少任性消费。我从路一边驶离了草莓园，心里却一直有歉意。我辜负了他们的希望。我想，等我有消费能力了，他们还在，再和他们聊天。

“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”这不仅仅是对自己，也指对他人。很多时候，我虽不情愿，却不折不扣扮演了“负心人”。记得在老房子住时，有对退休夫妻，对人十分热心，时常招呼我们，送零食给我儿子吃。有一次，我们没时间照看儿子，把他托付给他们。结果，我儿子在人家床上留下一摊“大作”。他们说：“孩子嘛，就这样，洗洗晒晒就好了。”那时，我想，多好的一对老人啊，以后一定要加倍回报。后来，我们搬走了。几年后，听说女主人走

了，男主人也回老家了。我的心好长时间沉沉的，为他们凄凉的晚境，也为自己没有尽一点心意。

虽然我不想做忘恩负义的人，但事实上，很多次，我就是那样的人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对自己的母亲，我更抱终生之憾。我的母亲很早就卧病在床。那几年，我大多数时候只双休日去看她。父亲已经做好了大多数护理工作，一些扫尾工作我做起来也是多么粗枝大叶。我力气小，要搬动她像牛耕地一样，几乎要把她的肉都扒下来，仿佛她是没有痛感的人，她的呻吟声也只当一般的哼哼。有一次我给她洗头发，水进了她的鼻腔，她直打喷嚏，呻吟。后来，我自己游泳时鼻腔进水，才感觉到那滋味很不好受。她吃不下饭，我冒火，“你倒是吃一点嘛！快点嘛！我还有很多事！”我甚至觉得自己不幸，人家这个时候都有公婆、父母帮着带小孩，我指望不上公婆（在乡下），也没有父母相帮。她走的那个夏天，单位组织旅游，儿子正好有能力跟着我去旅游而不用再抱着了，我便去旅游，一去一星期。她最后几天，我还以为她不会那么快，晚上还回自己家去睡觉……母亲，是这个世界上亏欠最多的人，想起来心如刀绞。

想想人家对我好时那份好心那份真情，我真愿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”。然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错过了，便会遗憾为永远的失却，定格为永久的悔恨。无法弥补，也无人追究，于是只能遗忘。

也不对人抱有希望，因为人人皆有难处，我帮助人，那是因为从人道，从责任上，或某种缘分，让我这么做，而且看到有人摆脱了困境，我会像自己摆脱了困境一样快乐。

人生缘分，自由天定，依心而行，无憾今生。

守山人

凡人歌

◎沈东海

爷爷八十好几了，耳朵不好使了，眼也花了。有时我从他身边经过，叫他，他都认不出我是谁了。遥想当年小时候，爷爷爬上树摇杨梅的景象，不经让人感叹，岁月不饶人啊。

但是，爷爷再怎么老，只要还走得动，就会去山上。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，改不掉了。若是有人让他不去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破口大骂。毕竟待在家里会让他闲得慌，特别是现在笋上市的时候，他是很怕山上的笋被别人挖光的。因为几个儿子都很忙，没什么时间去山上的。不得不说，家里的这片竹园，是在爷爷的看护下茁壮起来的。

去了，他也不闲着，眼睛是不好使了，但出头的笋倒还是看得见的；腿脚虽然也不灵活了，力气还是有的。他会把那些出头的、又长不成竹子的笋都挖了，挖来差的都卖掉（山上有来收笋的车），好一点的，带回家让奶奶晒笋干。晚上，四叔会开车去接他。当然，每次上山都是他自己走去的，路有点远，至少要走半个小时吧。清晨饭后，中午饭罢，他就会背着一把和他年纪差不多的锄头上山。

前几天，我带着两个同事去山上挖笋，挖了半个小时，爷爷才发现山下有人。他没看到我，也没听到我在喊他，以为山下有人又在偷笋了，激动地要跑下来“打”。但是，腿脚已跟不上心的节奏了，一路踉踉跄跄。唯独那铿锵有力的呵斥声，在山谷里

回荡。当时，我真的为老爷子捏了一把汗，真怕他有个闪失，一不小心就摔倒了。我大吼道：“爷爷是我啊！”这时他才发现两个陌生女人旁边还站着个男的，仔细打量，才认出是我。

他说：“是东海啊，我还以为是誰了，那你们挖好了。”我想和他说几句话，他都没听见，只顾自己说着，还说自己的耳朵背了。当时，我挺怪老爷子的，一把年纪了，不考虑自己的身体也罢了，但总该怜香惜玉，有点绅士风度吧。假如换作我，看见两个美女在挖笋，再怎么生气，也要假装下斯文的。唉，没办法，老爷子真的是老了，女人在他眼里已经成了浮云，剩下的只有是非对错了。

当然，话说回来，我也挺痛恨那些偷笋的人的。那天，在我家旁边的竹园就有一对中年夫妻在偷笋，偷还专偷那种长得老高、养着让它成竹的笋。估计是外行人，因为这个笋好找，容易挖到，而且个头还大。当时，我就走过去呵斥他们，问他们是谁叫你们来挖的？他倒好，反问我：“这山是你的？”当时我就火大了，出口骂道：“这片山地是不是你家的，你总搞得清楚吧？！”他听我这么说，闷声不响地就溜了。我这才明白八十多岁的爷爷为什么还出来守山。然而，就算如此，清明那天早上，我家山上的笋还是给偷光了。

所以现在，叔叔们也不说他了，他爱去守山就去吧，只要他开心，注意安全就是了。说到最后，守山守山，守的不是山，防的是人啊！人心要防，说明国人的素质还待提高呀！

